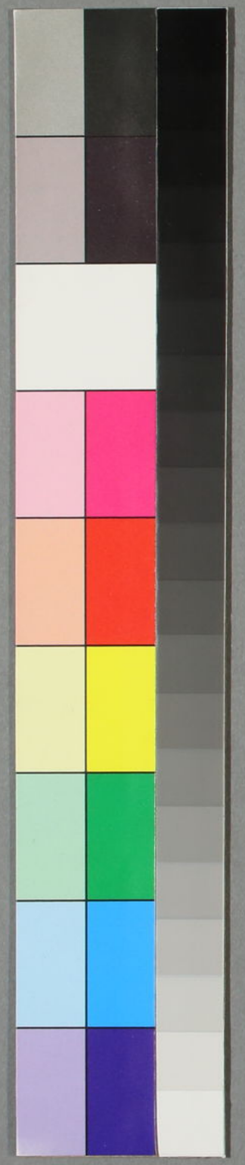

莊子纂詁
廿三
廿四
ロ仁3
61
12止

門仁13
號61
卷12

管子卷第二十三

安井衡　纂詁

管子輕重十

地數第七十七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是內、是謂國用、

（地之東西）至（此）皆（山）海（經）之（文）、（山）海（經）、（此）字（下）、有（天）地二字、（轉）寫（脫）之耳、（發）亦（起）也、（刀）幣（錢）也、

桓公曰、

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薄毫假借字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利則開之不利則闔之決塞者開闔之深也高下貴賤也徐疾緩急也坐靜起動也物價之靜動必有貴與時不通於此不能利國丁說鐍閉則通之利塞則決之亦通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以穀陶化也莞蒲類可以爲席刈殺其莞而樹之以穀又謹逃猛獸爪牙以開金銀銅錫之礦天下可化而爲一家也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銅言金者古稱銅爲金也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陵讀爲稜解石之屬赭赤土也榮華也下有金銀銅鐵之屬故榮華發見於上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距違也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讀爲誓音徵挑摘也說文磼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兼諸侯者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短也戈短戟故曰芮戈於是歲相

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頓、鈍也、疾戰則戟鈍、黃帝頓戟一怒、天下之君、伏尸滿野也、本猶始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鉒、汞也、）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變之也、）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動、變也、謂變之、）有犯令者、左足入、右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與犯之遠、與犯之者相遠也、管子之言、與伯高對黃帝同者、或以爲伯高之言或以爲管仲之言、所傳不同、故兩舉之、）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汝漢之右湾、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稅、遺也、檀弓曰、未仕者不脫入、因天下、依用天下之財也、）管子對曰、

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渠巨通大也、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俗本糴作糶、不成字、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尹知章云、鼓十斛舉盡也、最聚也、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平准其價而取金、故曰衡、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令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煮亦謂鹽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咶音視、與舐同、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少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千、耗讀爲好、同聲假借字、好孔也、分好半錢也、海王作彊、亦謂錢、君伐菹薪、煮泲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菹苴同、枯草也、泲漉也、凡煮鹽、漉而漬之、然後煮之、故云煮泲水也、正撒潮於沙上、既乾盛沙於器、又灌潮而漉之、然後煮征同、謂鹽稅、三萬鍾、千萬人一月所食也、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

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仲尼曰古者不修墓則春秋以降繕冢墓矣）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丈當爲大輕重甲亦有此文正作大）夫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本欲減煮鹽而貴其價介民與大夫者欲其不踰也令）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河濟皆在齊境修之者便漕也梁蓋魯邑也輕重戊云魯梁之於齊也或云梁爲秦所滅其地蓋在雍豫之間諸本赴作趙趙梁轉寫者因改赴爲趙耳趙魏在河北齊在河南卽此篇作於戰國不當云南輸今從古本濮陽衛地）南輸梁赴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園果然腫則不能戰是守園之本也故三國用鹽最重）君伐莒莞煮海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不能減齊財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興盛也豐饒也巨錢大錢也蓋齊當時行大錢一也貴貴錢穀也虜奴也古者以虜俘爲奴故謂奴爲虜耳）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天高間當有下字今本脫）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本猶首也輕重乙作國義各有當不必依彼改此也）游子勝商之所道（勝商商也）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

幣、騏驥黃金然後出、本資本也、出猶去也、驥驥產於燕代、黃金生於荆徐、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會計也、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上中也、共工之王、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隘狹也、陸處什之三、故狹制之、至黃帝之王、謹逃其瓜牙、不利其器、謹逃猛獸瓜牙之害耳、未暇下利其器以勝之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水草雜處曰沛、增重也、藪大澤也、逐禽獸實以益人

元實其地以增益人口、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牧養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木夫隨之、禽獸害人、故曰仇、以木夫隨之、求其皮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委置、質贄也、諱改虎爲武、尹知章以武爲虎、蓋北魏避此未訂耳、言諸侯之子將仕者、以雙皮爲贄、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幦、尹知章云、列大夫、中大夫也、袖謂之飾、幦謂之幦、衿謂飾幦、皆緣也、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親戚謂父母、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勝爲人所勝也、數猶法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有陰陽而後物生、物生而後事起、故謂陰陽為事名也、）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五者皆正器也、）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醎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二者生之用也、五者之勢必至其數必至也、）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不守則失之淫、）聲者所以守民口也、（以法制之、）味者所以守民口也、（竭澤、故人君不取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失謂不守、言此國家盛衰之極機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鼎以為門父（門父、把關也、）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姦、詐也、誣祿、食浮於人也、）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寅、敬也、都、美也、去、疾走也、故人相保任、不敢自言其能、敬為官職之美、雖重門中擊柝之人、不能疾走者、隨之以法、）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然則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無猶輕也、厲勉也、定亦立也、天下來伐、不得已而封、是天下封之、非君自封也、）有功之臣、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其富倍功臣、故云封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諸侯來伐、則臣以功而封、民乘疾令而富、是時價之最大者、在天下制我而無我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與五穀不暇復詳議其價、與君所徵之數相對當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

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反歸於農業）萬物反其重、（物價復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分半也、少半之、十分之三、）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國幣三分之一）藏於賈人、則幣重於平、賈三分、至財物民賣、則輕三分、民買、則重三分、故云輕重、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賤買而貴售之、迭也、）故財物盡歸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更迭也、富民迭與相制、君不得有事於輕重焉、）管子曰、人君操始、民不得操末、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在涂者商也、穀秋賤而春貴、守之者、不失其軌也、貲貨也、立者、所謂操本操始也、）故物動

則應之、（物價變動則起而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豫奪利涂則民不遵君守流移之權則民失貴重之後）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輕重與物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數輕重之計也）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善正商業者省減其有肆廛者肆則市間而朝又自閒也）市朝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豬飼彥博云財裁同衡謂數猶法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察明也至極也）

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國策既多所奉五官之數不待籍於民焉）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憂、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以備賞、（調用和調財本藏作臧今從古本）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怍者、（富謂祿之高貴也）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治亂皆資於輕重所以無終極之期也）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五分一歲所收、食其一、以藏其四、是一年耕五年食也、如此則粟之在下者少、其價五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則我富者能奪他國之流、貧者亦能以物予人、且天下者、處茲行茲、如此而天下可壹也、（處、舍也、舍之與行皆在我、然後天下可得而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用之使之、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之、不得不用也、（下使不諸本作用不、今從古本、）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擊、重鈞則金傾、（傾、敧也、重均則金昂、）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贏、饒也、言道不如權、猶金不如石、爲此一言者、又夷吾之罪人也、）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變動而置之、其價雖賤、天下卽已於我財矣、言不使藏也、）物藏則重、（諸本藏作臧、今從古本、）發則輕、散則多、（散則爲之者勉、故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決、去也、）故輕重調於數而止、（和調於貴賤之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所以流移財穀、故云溝瀆、）號令者徐疾也、（物之緩急、從號令而變、）令重於法、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親戚、父母也、說詳於五輔、）

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猶無城然故曰平虛虛墟通）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碭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陰山在塞北礝當爲碝碝石次玉者發東夷名或體碝碝見于汲冢周書文皮虎豹皮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策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陰山在河西郡其地多產良馬萬萬錢也一金皆直萬錢一金不布者三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上）至四萬此一爲四矣（與預也正籍正人之籍也國蓄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正人家長也月稅三十錢正戶謂有本業者之所強求是也吾捂通抵也言使下凡預征籍者皆以錢抵觸一金之價踊至四萬則千斤之金可以贖良馬四千匹矣）吾非埏埴鑪橐而立黃金（埏水和土也埴黏土也埏埴謂作模橐冶工鼓風生炭之器）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金萬錢一計數所致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

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至、來、阨難也）、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制輕重謂定物價貴賤、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萬乘、分字上皆有當字、此亦當有、轉寫脫之耳、當分者、謂當分與田畝者、凡田、唯家長受之、爲戶萬戶、故當分田者亦萬人、輕車兵車也）、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百乘之國、五日而反、則往來各二日半、云三日出竟者、舉全數也、二日半出五十里、凡定慮定載、路遠程遠當均、而今遠行倍於近行、未知何以立此數、或云近者步擔、遠者假車馬之力、然非步擔所能致、殆不然矣、千乘之國、五日出竟、日行三十里、萬乘之國、五日出竟、日行五十里、凡定慮定載、路遠者爲日必長、至日行路程遠當均、而今遠行倍於近行、未知何以立此數、或云近者步擔、遠者假車馬之力、然非步擔所能致、殆不然矣、二日定載、恐非步擔所能致、殆不然矣、）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匹、特也、）、老而無子者爲獨、

君問、(君存問之)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父母死、君爲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木、棺木、不得薄於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產、生也、謂遺腹之子、司馬法、六十四井曰甸、出戎馬四匹、則匹馬之壤十六井也、苦、患也、俗本匹誤四、)君終歲行邑里、(人力終歲、歲也、)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前也、力作者也、(謂數丁)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以耕耘而放蕩游娛、不昏作勞、老者譙責之、正當壯年者、不勉之以耕耘、

無止然則姦塗不可則中內撕民也、遵循也、姦塗、私塗、民所自爲非官道也、拘止也、中猶應也、撕、艾也、上貧而下窮、則民間私由之於其所拘止、言多切掠盜竊之患也、然後隨之以法、則應內自艾其民之道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曰、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貧至無粟、不可復得使、是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也、管子曰、神農之數、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再什倍、數倍二穀減、穀價當二十倍、夷疏滿之、穀既乏、夷狄疏遠者來滿京師也、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什倍稱之民、稱舉也、謂出息、無食者予之陳穀、無種者貸之新粟、

故無什倍穀價之賈、無民上也、倍出息以貸穀之民上也、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視時而立儀、准儀皆去也、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牛馬所居曰牢、諸侯不得畜牛馬、預戰爭之備也、器兵器也、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數猶法也、籍借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

不足也、（不下籍山澤以網其利、是君智不足也、以此議有虞、其人可知矣）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逃、去也、恐下利器與智能之害己、而去閉之、是佐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搖器而壹民心者也、（其心曰、戰馬甲兵、皆是搖邪之器、因禁之、而壹人心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來、天固以安已者也、（御、治也、以人之所以爲人而治人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視時而建法、故曰用一、）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無盡、（不盡行之、）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祥、福也、立祈福者、置兆祀之也、）立械器、以使萬物、（械器既成則萬物皆可用、）天下皆利之、而謹操重策、（天下皆利之、而謹操其權、）童山竭澤、益利摶流、（摶當爲博、博、廣移其利也、）出山金、立幣、（金、銅、幣、錢也、）存菹、兵、立駢牢、以爲民饒、（存、在也、在、察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趙岐解爲察義是也、菹、苴同、苴、茅閑也、駢、比也、察茅閑之地理、立相連比之牢、多畜牛馬、以爲民間豐饒之策也、俗本饒誤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野草亦有可食者、故曰菹菜、）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有生育者、分賦而養之、老者則殺之、立下施與庶民之法、以守五穀也、趙用賢云、一本立施作立殺、殺弛、五穀下有之所四字、）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臧、藏同、當爲贏、）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

而聞乎、以已通、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譏、察也、亟、數也、好譏察下情、而不亂其所爲、好尚數變、而不爲變其所守、如下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致上謂前知之坐、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致讀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數猶法也、聲猶稱也、世所稱而因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端首也、譟本或作譑、或字也、分從趙本朱本、聞於三衢、音樂之聲、達於城外第三衢也、是無不服文繡綦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薄亳同、游浮也、浮女工、女工之不務本者、純讀爲屯、一屯、一束也、言桀驕奢、文繡貴而粟賤、夫桀之國者、天子之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流、讙譁也、穀利也、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每州置一掌事之吏、里有積五窮、積猶藏也、窮穿地曰窮、不葬者予之長度、與預同、預正也、正籍謂正戶正人之冬籍、無渡同、謂濟之、皆云長者予而不收也、民無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寒者得衣、死者得食、俗本飢誤飢、寒者得衣、死者

致天下之民（不資者、無資本者也）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杠、橋也）弛（放也）弛虎（弛虎、乳虎也）至（其暴尤甚）市、以觀其驚駭、弛虎亢（平）市、以觀其驚駭、亢、平、競、彊也、平）而不然、夷（夷、平也）競而積粟（夷、平、競、彊也、平夷彊暴害）民者、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是字句）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策士誣聖以成其說、乃其常、不足辨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衛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饋、歸也、歸食然後虎狼謂敵兵、）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斬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如、而也、輿、死扶傷、而其子爲孤也、荼、茅秀也、荼首白首、謂死事之父、又曰之孫者、孤謂當室孫謂弟妹稱

孫者、對祖立言、必備舉之意也、剌剌敵兵之財貨也　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章、明也、雜帛曰物、邑居之豪致穀於朝、雍之以物也、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跱、峙同、積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縞素、喪服也、士事也、事室、謀事之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城脆、弱、則致敵國之衝突、無委積、則致寇賊之攻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慮、圖也、言天下有圖齊者、齊當儲穀以備國家之急也、或云、慮字句絕、齊獨不與其謀言將見伐、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

貴取之、左右謂移動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鎰之數、不得爲多舍焉、齒猶數、諸本釜作金、今從古本、鎰作溢、溢一斗六升曰區、四區曰釜、多也、舍猶少也、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鎰無止、遠通不推、恐穀價踊貴、故爭糴之、遠通不推者、遠通於四方、不待推去之、流之也、國粟之貴、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瀆之中、從古本、相鬻謂孤寡也、於溝瀆之中、獨老窮者也、赴前進也、顛行前列也、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顏行、猶言前列也、不偷而爲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也、輕重之分使然也、偷薄也、士不偷薄而爲上用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幹、骨也、徵、求、重、多、市、買也、爲、治也、言非治國之法、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酸然猶凄然也、杠、高、故不可上、柴、植、故不可恃、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

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離、去也、道、若祕、蓋書名也、

桓公曰、弓弩多匡輈者、其故何也、匡、匡刺也、謂偏戾、考工記輪人、萬之以視其匡也、注輪中不匡刺、輈則不中準、匡、俗本誤王、管子對曰、萬羣則礙也、工、舍、塒也、鶂、鷁似雁而大、無後趾、毛有豹文、通猶道也、鶂、鷁似鷁而大於雁、羽毛白澤、鷁、鷁所在之人、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上無闕之者、前無趨

求之一人、言弓弩至一足、三月解劒、而弓弩無匡輈者、劒當爲劒、劒音懸、音同則義通、懸、繫也、弓弩既成三月、解下其所繫束之繩、不復匡輈也、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鵲鶂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鶂鵲鵠鶂、彼十鈞之弩、不得隶檄、不能自正、隶田三云、隶檄當作隶檄、正弓體之木也、故三月解劒、而弓弩無匡輈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所猶事也、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諸本籍作藉、今從古本、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情實也、民避藉將隱口數、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圃大也、厭、饜也、祭社曰厭、而計議事之所包有者大也、宜、圃、有也、因權乘幼、與物皆宜、幼、微也、聖人明、故能乘微、智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屬之祭、桓公曰、行事奈何、管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穀、落原、蓋謂草木實落在原野者、鯢、魚子也、俎豆實曰穀、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大曰官、小曰吏、分掌政、故皆曰五、無主後曰屬、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

籍（正征、伯百、皆通、三夫爲屋、屋粟三家所出之粟、邦中所納之錢、其數未聞、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强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越之强、在滅吳之後、距桓公卒十百七十餘年、）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原古源字、遏之者、深其水也、矩句也、游水者、必句其身、）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以號令隱之、使越人不諭、）三川立員都、（員圓、都儲、皆通、儲水所聚也、）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墨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大舟大身皆地名、輕重乙有泰舟之野、墨累通、七尺曰仞、）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避猶讓也、）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蕃以水齊、（隱、蔽也、蕃讀爲藩、藩、越人身於曲、藩水於齊城、蔽）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蕃、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扶讀爲浮、豫逆備也、）

齊之北澤燒、（句）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畢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菱、（莫之續、薪不能續也、裝藏也、言不貿敗而售、尹知章云、大曰薪、小曰菱、）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剸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畢也、（剸、刺也、決、去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唐古塘字、夫捆屨、婦鬻縷、又築塘防水以爲園、種菜果於其中、以此爲本業利澤、言貧甚、管子對曰、請以令禁、以號令禁國人、百鍾之家、不得事轎、轎同驕、草屨也、事謂作之、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葵菜、唐園所生也、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空、徒也、徒聞此令、則已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離其手搔之功、讐、酬也、搔、手爬也、謂制屨縷、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故因通、管子曰、陰主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陰、影也、諸侯而有王者之利、故曰影王、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煮亦鹽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蕃石也、蕃石、築牆之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倪睨同、是讀爲題、題視也、金雖大、運之不工、不善、則天下睨而視之耳、本足以富國也、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居、蓄也、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爲鹽、正而積之、諸本作煮、沸火、今從古本、地數作煮沖水、古本盎亦沖字、正音征、下始正同、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太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

庸而煮鹽、北海渤海也、渠展二邑、蓋在其濱、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諸本作也、國、今從古本、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歸鹽然後人得食之、故云饋食之國、餘詳于地數、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必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成猶善也、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得大利而獻、必以金、獻出正籍者必以金、使物其獻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衡、平也、價與其物平正相當、故謂買物曰衡、故此所謂用、謂運用之、若把於河海、言不盡、若輸之給馬、輸、運也、言使利、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賴、國有大賈、非君之所賜與也、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王也、中、應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王也、應也、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王也、言君征萬物之賈輕、約去其半、其財皆入於商賈、此應一國而有二君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時、春秋之時也、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渴也、渴、盡也、貧者出一倍之息、以貸其財、是再貧也、農夫糴半價之穀、以償其債、是再盡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藪

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
管子對曰山林藪澤草萊者新蒸之所出檮柱之所
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民籍之謂買新蒸檮柱）故請取君之
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
財交殷也（殷盛也君民相親然後可下以通用財貨而上下交盛也）陽春游財而邑里布積之（游猶餘也取餘財而布積之邑里於貨民便也）陽春蠶
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筥形相涉而誤爲纚謂錢若此則絓絲之籍
去分而斂矣（糈者曰絓蠶所抽也言民皆納絲償債故絓絲去半而斂亦足用也）且
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
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耨培六
時制之（傳剸同獲讀爲鑊薄讀爲迫菜也趣促也）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盧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爲天下王（給當爲拾拾更也四方不至耀流正閒卑在下邑者拾至於國都其善國策者仍
居鄉邑因其輕重守其委積之盧其用心周審如此故事至而不妄舉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行遺財不可拘止（遺餘也諸本拘作包從古本拘亦止也隨之以法則

是下艾民（艾、芟也、芟、芟）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國蓄、大（大女反）男食二石、通而計之、人月食三石、蓋爛米也、則此亦糲也、三升當我二合五勺六撮四圭（圭、不滿常年三分之二也、穀既賈、故鄉中有人今正食、而盜之者、）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不反、物出而不反於已也、謂不通輕重之數、失過也、）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襲、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俗本財誤則、常價三分之一、而糴去之、）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越、散也、待猶共也、持戈、衛從之士、還不被親厚、其家族亡失、而不分之以財、）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鋤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管子穀策、人年食十畝所收爲率、）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立、成也、）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下所鑄成一之幣、配當一國之口數、人當有百金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彊勉也、若當爲苦字之誤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無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東往周下原、以名、桓公乘迎癸乙於周下原、使下車迎中癸乙、周下原齊東地名、桓公問四、桓公獨先問之者、以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有威權者、怒其欺肯爲與國、管子差肩而問曰、差肩、肩差在後也、癸乙已、不肯爲賓、故差肩而問焉、癸乙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

籍吾民、何以待鄰國、車、兵車、革、甲冑也、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好、孔也、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盡古謂下有智慮者心有中孔竅上也、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利、萬物運、運、動也、流也、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因萬物之輕而蓄積之、必獲十倍之利、而不因焉、其利必爲天下所奪、是害其國之大者也、賊、害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卿諸侯、卿而有百里之采者也、有餘富而無餘車之數、有餘車之戎、具也、責之大夫、所處也、以財與人曰賂、游、游客也、以財自足其處、不贈財於游客、游者責之令大夫、令、長也、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運、萬物運則

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爲天下、穀幣財爲三准、從輕重而環之、爲同策、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抗舉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行、靡費也、廣平曰行、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頓戟、鈍也、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豬飼彦博云、平當依下文作釜、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輕重乙曰、秋諸侯飼士鍾之國也、畝鍾、則鍾、撰度曰、金之平賈萬、則百畝百鍾、而此云百畝二十鍾、經數百年之久、而成於此、餘不盡辨焉、

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衡平也、故善者重粟之賈、粟不重則傷農、故善治者重之、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語詞、

管子曰、溥然擊鼓士忿怒、溥音棟、鼓聲也、鎗然擊金士鎗、鐘聲也、

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禦、恃也、險也、）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游、猶流也、行也、行亦爲也、並言之者、古人多複語也、）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文、皮、虎豹之皮、）筆服而以爲幣乎（文、爲服、如今章裘也、發及朝鮮出是物）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琱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見、露也、不露於手、口、言至小也、）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辟、召也、珠直千金、故曰辟千金、）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

士下當脫二字（今不可考）帥然策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帥、帥卒通、帥然急遽貌、策、杖也、桐、洞通、莊子讓王篇、自投桐水、司馬本作洞、洞、深也、深鼓、大鼓也、帥然擊大鼓、則士從之、死扶傷、爭進而無止、）輿口滿用手滿錢（趙用賢云、用食用也、言勇於敢戰死而不顧者、爲下有重祿而口滿錢、動於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其惡敵非大於父母之仇、但爲祿賞所使耳、）故軒冕立於朝（俗本作于、）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中軍、軍中也、）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執、守也、執於朝者、有位祿於朝、故執守其節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子棄父而死、而父亦殺其子、不患是不得子其子也、）故不唯重祿重賞爲然耳

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而如也、下豹之皮、包（容黃金、而其價如所包容之金也、一說容讀爲鎔、鎔化黃金、其廣與皮均、而皮價如其金）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挾、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餌而辟千金者瑇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諸本作立、今從古本、言物無主、事無接待之、遠近無相因就、則四夷不可得而朝之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四

安井衡　纂詁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其於是有睨而視之者、則遠者遂疏、而疾怨君上矣、）遠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善、好也、）缺然

不朝是天子塞其途熟穀者去熟穀者農夫也天下之可得而霸朱長春云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與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匆匆為之立封壤班列於天下之匆匆側天子中立地方千里無霸之壤三百有餘里無并諸侯霸天下者諸侯度百里趙用賢云侯小也衡謂爾雅侯侯小也度猶方也貢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如此則能分取小國不下不為君憂推移也推雖在下民不能以為君憂也夫海出泲無止泲者潮水之泲沙者也山生金木無息草以時生器以時靡幣幣讀為弊泲水之鹽以日消消者售也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群臣君謂紂豐足則交友之際不善於紂群臣不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豬飼彥博中云不欲當作欲不衡謂穡嗇通嗇亦收也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運財物謂貢百里納結服并粟致之也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諸本載作戴今從古本趙本戴作載故君請重重物價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車價之物而衡之物輕價之物又運致萬物如此而相因則國策成矣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與謹毋失也

輕重之度、善則善矣、未敢許民可治也、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三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鎒一耨、一椎一鉏、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工一鑽、一鑿一鉇一軻、然後成為車、（軻車軸也、益亦有鐵承之）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鉇、然後成為女、（尹知章云、箴長針也、）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斷山木以為炭也、鼓山鐵、鼓橐鑄鐵也、）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徒隸、罪人給官役者、）發民則下疾怨上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十當為七字之誤也、）有祿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貧富死生、唯上所為、如下虜獲於敵者然、）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坮諸侯、獻鍾之國也、河坮則壤下而水、故獻鍾也、（坮、濁泥也、）績山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績、瘠也、山中土瘠、山諸侯豫戒故不能勝）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埌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朱長春云、沃土之民淫、之民貧、境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豫戒、猶備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狄諸侯、近北狄之諸侯、程、在雍州、文王曾居焉、六韜曰、錙、六斗四升曰釜、十釜曰鍾、）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剸戟、（出俸十鍾而不得剸戟之士、穀賤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

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強求也、（平籍者、正長也、海王曰、月入三十錢之籍亡、君國蓄作租稅、正籍者、正戶正人之籍、正人家之籍、稅於事曰租、稅於蓄作形、）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所處所也、）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五尺及泉、及雨澤入地五尺、百穀必穰、知此則其君必辱、食與民稱、未嘗缺乏、其國必亡、）

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高重以射下輕、天下之財可致也、寡非實寡、寡其在民間者上所以致高重也、）然後可以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頓、鈍也、）而辟方都
二、爲之有道乎、（四縣曰都、方都、方中都也、其地正方、）管子對曰、涇水十
二空、（益齊有川名涇者、空、竅也、謂水道刻決而流絕者、非雍州之川也、）汶淵洙浩滿
三之於乃、（汶洙二水名、汶在齊魯之竟、洙出泰山蓋縣西北入泗、泗春秋時在魯封內、浩大水皃、
淵浩互言、於讀爲埳、乃當爲泥、聲之誤也、文洙二流、亦有高下、滿水三倍之埳泥、）請以令使九
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翟涇水十二竅、
汶洙滿三之埳泥以爲田、但其地汙下多水、種麥者麥宜卑濕也、）桓公曰、
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入、一收之積中方

所以然者何也、備五穀者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
衆、令不行於下也、待備而後予、（以義予之、則民悅、以
服、喜然後怒、威之、則民懷而畏之、）天不能令於天、（天不能奪之、然後以
高然後下、（以策重物價、然後以輕之、則民多運以輕之、）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所猶分也、）故奪然
爲益愈、（愈勝也、）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強、勉也、）管子對曰、可以
桓公曰、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丙猶也、）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
不能理、爲天下虜、（虜猶敢也、）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

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辯辨通、）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素空也、無功而賞、故曰素、）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朝軍士、（令應鼓戒之期、至於泰舟之野、諸朝作期、今從群書治要所引、治要無以令至鼓四字、蓋節焉、）桓公乃卽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管子親鼓、）戒期、故執枹、猶執枹、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鈹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矜張、誰能得辛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聽、從也、）言能得者纍千人、（群書治要引、纍作纍、纍纍通、千當爲十、）賜之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外、出列迫敵也、）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空、桓公惕然大息曰、吾曷以識此、（識志也、吾何以記志此受賞者、以責其成功哉、）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內鄉當爲鄉內、誤倒耳、未戰於鄉、求所嗜好、以優養其內爲功於其親、德恩也、）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北、敗走也、）吾舉兵而攻

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長則拜而送之、降階二等、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鬲、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鬲、親戚、謂父母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群書治要引見其若此其厚而七字作見禮若此四字、蓋係刪修、非管子原文也、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二邑名、三字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無其地、而虜其將、故未

列地而封、列裂通、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賂、以與人也、財也、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符、券也、貸財於人、符券及百者、使之獻馬一匹、無有馬者、買之公家、盡五十符者、二十五符者、四十馬、二十家一馬、其斂不止百符也、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阜、馬閑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將弟、寸惠之功、世吾歲罔、崇、蔣二邑名、桓公二弟、封焉、丁惠、齊國富人、山權數所云、丁氏之家栗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者也、始亦有功、

其孫世及、此三者皆專其邑稅
世收吾歲歲所網取之

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堰壟、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
斗升焉、堰壟、蓋峴嶁之字、峴嶁、不平也
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
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
千乘之用也、去除列行也、緣封循境也、除去一行稼
穡於循境十五里之原、勉強耕耨而自
爲村落者、其民困苦已甚、故不得籍升斗也、親功所
封、既延于世、又有磽薄邊境不稅之壤、故五分而操
二、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持平提衡
也、謂不相下、秩序也、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
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

不行、屯、成也、十鍾之家不行、行成、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
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令之曰、案據也、國貧而用不
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捆損焉、子字句、其
圄者曰困、穿土曰窮、君案困窮之數、皆據困窮
數既見於上矣、故百姓皆能減其數、捆損謂減
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直猶當也、決開也、開取積粟
復有券契之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
竟上無患、諸本上作土、今從古本、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
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
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堰壟之壤、

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發草謂墾荒、）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辟召也、平當爲乎、施乎舒行貌、）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殺減正長也、長商賈猶大商賈、）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衡平也、）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諸本釜作金、今從古本、）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與猶爲也、重土曰城、之廩外使之藏所餘之穀、）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卿諸侯百乘之家也、令長也、長大夫也、上大夫也、古本十作千、知章云、列大夫中大夫、中大夫千、士二十、）農夫之事、委積也、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夫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先下令卿大夫、然後城於藏外也、辟開也、穀之在民間者少、故開出其穀、其價三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衡平也、）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固猶滯也、不得使物價爲常而固滯、）

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調、和（如）一也、管子對曰、不」可調則澄、澄、明也、和合（如）明、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如）一、則物不」貳（行於遠、故不」可」得、）而使」固（滯不」通、）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二四秋一、而分有二四時一、秋、斂（物之時、凡斂）也、分、別也、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二耜鐵一、此之謂二春之秋一、（春賦二耜鐵一、秋成而償」直、）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二夏之秋一、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二秋之秋一、（成、熟、會、聚也、）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二冬之秋一、（冬、寒、不」便二於外一事、故營二造於室中一、緝績也、）故歲有二四秋一、而分有二四時一、已得二四者之序一、（諸本得作」有、今從二古本一、）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古本作」百、）故物不」得」有二常固一、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角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爲」可耳、（曲、委曲也、車少者、待」之薄、車多者、待」之厚、委曲立二平當之法一、故名二曲衡之數一、）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二諸侯之商賈立一客舍一、（諸本令作」今、今從二古本一、）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二伍養一、（伍養、有二廝養之卒五人一也、）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

數、計也、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

尹知章云、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

泉古錢字、八寸者八千、俗本寸誤尺、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

珪古圭字、中應也、

瑗中五百、

尹知章云、好肉曰瑗、璧之數已具、不言珪瑗、蒙上省文、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觀疑當爲覲、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於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

文采、錦繡之屬、布亦錢也、

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

以歸令賦幣於天下、以貢於天子、則不爲諸侯所信、

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

其本人未有至其本者、

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

環封、聚王繞之、

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侯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

豬飼彥博云、下脫天字、

載其黃金、爭

秩而走（秩、次第也、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位、祭位也、封禪三日、即其位而祭、）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多、祇、務也、衡、平、籍、斂也、）農夫、其本事、又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又之以號令爲可耳、（又、猶也、爲、貸也、貧、氓、農夫、又、償其債也、）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稱貸之間者、收息多少相去之間也、）千家以報吾、（闔國滿千家、則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道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出者貸也、）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上斷之實、諸本斷作斮、今從古本、）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中、應也、伯伍、貸一百錢、收息五錢也、比上下太少、且此以息重爲次、伍下疑）

脫什字、其受息之崩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崩、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崩也、（福當爲輻、聲之誤也、若下其處二山上二者、斷輻以爲業、下地則以漁獵爲業、）治葛纍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丁下、高氏國氏、皆齊卿、諸三千作三十、今從古本、）少者三千鍾、（丁惠、齊國富人、俗本丁誤、）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崩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崩者、衍處負海、煮沸爲鹽、梁濟取魚之崩也、（下平曰衍、梁魚梁也、濟、水名、）薪食、（煮沸須薪、故民食於薪、）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崩九百餘家、（諸本崩作哄、今從古本、）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

諸本粟參下有數字、今從古本、受子息民參萬家、（子亦息也、擧上所擧、四方各有稱三千五百餘家、粟捐子息也、四方受息之崩、應一國而五君之征也、）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鑊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鑊、縣之器、橫曰簨、竪曰鎛、鑊枝制鑊之木也、蘭、蘭鼓、架蘭之鼓也、職、樴通、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得哉、（不棄、不使稱貸家棄捐子息也、是應一國而五君之征也、）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太宰、宰夫也、）桓公

舉衣而問曰、舉衣舉衣一衣一袂一也、將問舉其手而禮之、衣一袂一而舉、古本衣作哀、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假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假貸貧萌、故民能春剸夏芸、有以終成上令也、寡人有鑲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純屯通、束也、其價一束萬錢、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決猶去也、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窮、然寡人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窮、然寡人之德、無所施、寵若此而不得於心、寵若又此物而不受、是寡人不得自得於心也、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稱貸之家私相謂曰、或云、曰字衍、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發務興發事務也、謂勉農庶與庶幾同、反準、償財以重物價也、

管子曰、昔者桀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莊之於萊、純錙、綪之於萊亦純錙也、練練繒也、莊、染紫草、純、束也、束之練繒、直金丁錙、紫綪曰綪、綪、韌維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莊空周且斂焉、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焉、纂集、空、盡也、作、起也、

推移也、謂鬻之、言萊人鬻集之蒭既盡、而周人策者、於是萊始有鬻馬之賈、俗本推誤準、鬻誤鬻、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準猶價也、失於蒭而準於馬、實善因之、可以制天下矣、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尹知章云、庸、用也、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鎰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鎰二十錢也、鎰一區同、昭公三年左傳、晏子語叔向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五鎰爲釜、錯矣、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敎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斗而決其籍、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阮當爲院、院、塞也、遂、進也、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報、交也、谿谷推友上流之水不安其所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出三釜而決其籍、決、去也、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衣無食者予之、陳本、諸本、今從古本、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

求繒、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甲兵之弓弩之弦、繒、皆須絲麻爲之、據上文推之、謹當脫守字、）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物價之法、故此之謂國準、（如故猶仍舊也、如此之謂國家定準之法、）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古本作請、）謂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下）公曰、天使者乎、（初猶首也、飭戒也、左右、爲上使者、皆服中玄端之服、）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桓公終神、（終、極也、桓公聞下役使之神之說、遂窮極其理、）鬼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憯、（重猶厚也、投、贈也、哉、災通爾、潛夫論作乃、惟省哉之禍哉之兆、國必有哀、書康誥、乃惟眚災適爾、）有國有云云數字、因國有二字複出而誤脫、）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服、被也、）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收粟當依下文作救粟、）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

穀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歸贈也財物
即布帛文采
此謂乘天嘗而求民鄰財之道也嘗吝也凡天災
於人故謂天災爲天嘗耳鄰近也
桓公曰大夫多幷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
子對曰城陽大夫擅籠被絺紵絺紵之別字細曰絺粗曰紵我鳥驚
含餘秣諸本秣作粖粖不成字當爲粖粖粖粖餘也趙用賢云粖粖一本作秣今從一本齊鍾鼓
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問言同姓不敢入其門親也伯叔父母遠
近兄弟遠近以服屬而言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諸本飢作饑今從朱本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厚於自奉而薄於親
厚於親必不能盡忠於其

君也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削朝位杜其門而不出功
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
資貸賞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
之前皆與得焉俗本誤轉貧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
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繆詐也陽行義而陰收其利
故名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貨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
上之求度讀爲渡渡濟也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洽周匝也欲復
民之產業何以周匝其財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
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壅百其門而高其閭表謂旌之

閭、里門也、州通之師、執折簨曰、君且使使者、井十爲通、師長也、簨當爲簨、簨折簨猶折簡也、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式、用也、肉倍孔謂之璧、給鹽菜之用者、言所給至微、謙也、稱貸之家皆齊首聲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崩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崩者有以傳粟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中、應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古券用木、故折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賞、故國中大給、

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分貧氓、如下其所故有之賞、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殺、減其富也、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瓘洛之水、瓘、五郭反、通之杭莊之間、杭、莊、齊國之蓄盛之區、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廓然、空虛貌、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瓘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肥流水、則蠅蚋鉅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巨雄、即商蚷、河、參之此文、蚷、莊子云、猶馬蚿、蚿、馬蚿也、莊注以爲蚊類也、宜昏飲、與昏暮飲酒宜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夬

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蛆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雛售通賣去乎也央依上文作蚗形相涉而利而今則欲昏飲賣徒次也蛆當復議其價市易未及半去游水上投去蟲蛆巨雄已終而委棄其所守之市次於是為物去乎買徒為取所欲不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貪哉（賈人民富而商賈之人貪也）桓公曰善

管子對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窶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菊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沐猶洗也樹枝在上猶髮在頭上故不言洗而云沐）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菊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好猶愛也）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玄語道理微妙之語）是以田不發（發伐也謂起土）五穀不播（播種也布也）麻桑不種蠻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雖內嚴一家之課督而出不歸者三人則職業多曠故物價沸騰）

桓公曰、嚮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園京者二家（尹一知一章云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古本請作親）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園京、以藏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園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是一民上一之一則無一功一於一國一而一顯一名一於一百一姓一也）功立而名成（君用璧聘之是功立也）下則實其園京、上以給上爲君（俗一本上誤一土一此一以一）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何（下當脫一不一字）民何爲也、一舉而名實俱在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斂一百一實一也一平一治一也一九一月一斂一百一實一此一平一治一黍一田一之一始一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千幾何里（方一千一於一方一面一幾一許一里一也）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龍一夏一見一山一國一機一池一蓋亦古一本一作一滆一音一義未一詳一今一從一古一本一）朝夕之外之所堫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朝夕之外（朝一夕一讀一爲一潮一汐一外一之一遠一其一外一也一潮一汐一遠一其一外一水一澤一爲一其一所一壅一遏一以一所一則一堫一齊一地一者一五一分一之一一一齊一瀕一東一北一海一故一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託一食一寄一食一也一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遽一然一驚一貌一管

管子言老之二十四

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言、謂令也、潰、遂也、辭命也、猶言教也、且君幣籍而務則貴人獨操國固、國趣、國人所趣趨也、謂幣國固所恃以固也、謂穀幣主於貴故君務於籍幣、則貴人獨操用國幣、穀主於農、故君務於籍穀、則農人獨運用國穀、君動號令、操辭命、或在右、或在右隨輕重所在而流移之、則君獨因之、而農商不與焉、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穀始至麥始是也、物之終吾已見之矣、不見是也、物之貴吾已見之矣、物價則不能流移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三重臣死之、以定社稷者、吾此皆以長城之地封者也、此及下三地、皆吾軍三敗、三重臣死之、以定社稷者、吾此皆以長城之陽、孤竹之陰、齊也、三敗三重臣死之、以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此及下三地、皆齊

術、術遂通、鄉外曰遂、六畜所蕃也、故持之遂、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之屬、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專使臣籍之、則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右猶貴也、二端爲兩、先貴守布、五十倍其賈、四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以貴重之布、決取諸侯之商賈、則齊金幣有二十倍其所有也、上文四五十倍其賈者、皆齊國中之事、無所故有之幣、故至此始言齊之故耳、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所增減於故有之幣、故物亦失於四時之輔也、善輔、軼佚通、佚失也、輔謂相以成之、穀畜之價、失於過輕、則功不償勞、謂輔相以成之、穀畜之價、失於過輕、則功不償勞、故物亦失於四時之輔也、善輔、軼佚通、佚失也、輔謂相以成之、穀畜之價、失於過輕、則功不償勞、故物亦失於四時之輔也、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湯讀爲盪、盪推也、注、流也、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使亦用也、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四時各生物、故終則有始、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霸立其功焉、諸本形作刑、今從古本、王霸立功於未形之前、以其明於廢物也、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以人求於人、則權在所求之人、故人重矣、以數理求於物、則物重於人、而人反求物矣、是權在上也、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此所謂以數求物也、一定不移也、十者、貿易經十也、一者、一定不移也、則唯有其物、不別得貲、貿易經十、則一長而爲百矣、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以令之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言唯吾所欲爲是以

外內不踡、終身無咎、踡猶屈也、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始物之始也、終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身上當有終字今本脫之耳、終則有始用之不竭、此謂財源之究、始終身之極矣、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問何時始施之、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處戲前甲下以自處戲始、故曰理國處戲、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峉以迎陰陽、王若谷云、六峉其猶周髀算法矣、當讀如計、以計有跂音相近、峉益古卦字也、處戲始作、造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而文王象之、周公象之、故此云處戲造六峉以迎陰陽、而下文又云、周人之王、循六峉陽、合陰陽、曰、循而皆以陰陽承之、則六峉之爲六十四卦審矣、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九九、九九算法之名、步數作歷、以合天道也、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葷臭菜也、臊肉腥曰臊、民食之無茲腊之病、而天下化之、茲、益也、腊胃之或體、益腊者、胃府膠脹也、黃帝之王、童山竭澤、上云、黃帝作、不當復言黃帝之王、黃帝疑當爲唐堯同道、故至下文總言之、有雲之王、燒曾藪斬群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曾層同、重也、重藪謂大藪、群害、鳥獸害人者也、置植通、閭、里門也、慍、怨也、夏人之

王外鑿二十堑、鞣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鑿、鑿地泄之也、堑或云、堑讀爲汪、汪大水貌、鞣、決也、涇音經、出山入海曰經、水四經、江河淮濟也、）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帛當爲皁、皁馬閑也、）周人之王、循六崇、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字典引崇作峦、峦是也、）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弁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亢、不卑屈也、俗本誤九、）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上公其之公、及下章公服公因公宜之公、俱當作君、說詳見于前、）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朱長春云、千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于界、鄰蠭螫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千穀、爭其利也、蠭螫、相害也、齒之有脣、相遏境之常事、）可取以爲衛也、（皆遏之云、繒之云、）公服繲、令左右服之、民之民俗爲繲、（尹知章云、厚者謂之繲、）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繲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尹知章云、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猶謂春秋有梁、地近秦、秦伯滅之、輕重諸篇固不足信、然至地理、必不以絕遠之梁爲近在泰山之陽、此梁蓋魯邑之接齊境者、下文因捲其長爲魯梁之君、非魯梁二國也、）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繲千

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綆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楊塵、十步不相見、繩繑而踵相隨、連伍而行、（尹知章云、齧、齕也、士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趣綆利耳、衡謂騎始於趙武靈王胡服、然宣十二年邲之戰、趙穿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則古未必無騎法、但如連伍、春秋之時、恐未有焉）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綆、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尹知章云、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尹知章云、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綆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尹知章云、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飢（俗本作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如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伯、陌通、謂居街者）左右伯受、（受、受令也）沐涂樹之枝、（枝、句）濶、（濶、疏也、枝既沐、故疎）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濁、不明也、布中清潔、而表理不明、言布理緻密）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

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東萊之國也、（齊東有萊夷、故云東萊之國、言禮俗未開、動習夷風、故多游敖者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誚也、（誚不成字、當爲捎、捎、艾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以係之頸如牛胡然、故云胡丸、）父老捄枝而論、終日不歸、（捄讀爲附、）歸市亦惰倪、（倪、睨通、怠惰睨視無歸意也、）終日不歸、（睨、睨視無歸意也、）今吾沐塗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以時爲長、憂時晏不頃也、）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薄、勉也、）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臣、僕也、三不歸、父老、丁壯、歸市者也、此以鄉者不能自資給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幷、爲之奈何、（莒亦萊邑名、輒重乙曰、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之市里、三字蓋大邑、故與萊並稱、與柴治要引、無必市里三字、）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奇猶餘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幷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反、鑄金之卒於農也、）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斗米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萊言糴、齊言糴、互文、）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鬬之道與之矣、與、當也、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公當作君、下一章公其公貴公因之公同、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城非所以置鹿也、疑當爲圃、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諸本主作王、今從古本、下同、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以齊爲楚私有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楚之貴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塗、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自得、自以爲得計也、修、理也、謂理糴之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

人載粟處芋之南（芋蓋楚北境）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諸本一作壹、今從古本）、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

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葆讀爲保、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豬飼彥博云、春秋戰國、未有衡山之國、據下文、其地在齊、荊州、相距甚遠、若漢人僞撰此篇、必不移荊州之衡山、而北就中兗州之齊魯、未可以他書不言衡山、輒疑

（無其國也）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朱長春云、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辯、論也）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修謂買之也）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諸本賈作買、今從古本）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功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漕粟於趙、買粟漕自趙也、趙糴十釜十五錢、石

當三十四錢、而隰朋取之石五十錢、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賤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凡管子書意同而事異者、蓋皆下事殊傳著書者偏舉以博異聞非爲盡有其事也、）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氣之清而神者生心）心生規（心主知識、智圓也、故先生規、）規生矩（矩、法也、智生法、然後國可得而治矣、觀之物矩之生方也、）方生正（物方則正矣、）正生曆（正萬物、莫大於曆焉、）曆生四時（天有四時、）四時生萬物（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備矣、）

以冬日至始數（冬至天之始也、故起數於此、）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郊內曰國、絻古冕字、諸本掜作綬、今從古本、掜讀為搢、搢笏手版也、監鑑同、玉鑑帶飾也、）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循巡也、使人巡而令之、）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朱長春云、期年冬月止、）教民樵室鑽燧、（樵焚也、鑽燧於室、以攘陰邪之氣、諸本鑽作鑚、從古本、）墮井、所以壽民也、（墮讀為隳、古本作耜、今從古本、）耜耒耨、（諸本耜作耟、耟耜之金也、）懷鉛鉛、又擅權渠緷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懷來也、鉛大鑷也、擅扶也、權渠當為犈、犈形相似、）謂緷之、（下文云、穫渠當為犈、）涉而誤、渠車輞也、艾穫禾稼、裝車致之家、故謂之穫、

渠、緷音魂、縫也、緤、緷也、或縫之、或索之、皆所以束之也、或此諸器必具否則有罰、（束也、御樂同、謂備之凡、）教使事者、皆就食於官、如遠吏從事其職者、以多收為功、寡收為罪、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春分也、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男女皆服農事、

也、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一民不耕、必有爲之飢者、是賊人也、作、生也、堯典曰、平秩東作、服事也、任天地所生、不肯勞其力、謂之不事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陳、列也、爲下列、民不與齒也、通、達也、爲下達、降爲下等也、三者春夏秋三時不樹藝、而專使役之也、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諸本作誅大臣、今從古本、無毋字、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斬大山、斬伐土石也、衍、數也、戮、大也、艾草也、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滅沒也、大、而國有凶害也、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大宗、其盛以麥、粢盛用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麥以二夏至一熟、是穀之始也、同族者入二宗廟一助二祭、殊族則否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麥以二夏至一熟、是穀之始也、同族者入二宗廟一助二祭、殊族則否、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齊、齋通、齋潔也、大材謂牛、齊宣王曰、我非愛其材而易之、以羊也、王母外神、故同族殊族、皆齋牛出祭之、主始、謂祭宗、忌諱者、盡祈壽於王母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大祖、俗本祖誤祀、朱長云、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朱長

春云、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元士一廟、祭爾、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沃讀爲飫、飫、燕食也、凡祭祖功者觀則無功者稱其位而立、君飫有外、不得與飫焉、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分也、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大惢、惢音瓚、說文心疑也、一音乳推切、與黍同、此皆非其義、大惢蓋星名、疑即心三星、故其字作惢、心星、火、秋分祀心、餞其納也、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搢玉揔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諸本揔作總、今從古本、塤、燒土爲之、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大如鴈卵、八孔、木塤謂之、篪、音大如叫、篪當作篪、篪長尺四寸、亦八孔、一孔上出、橫吹之、聲如嬰兒啼、鑿、開也、秋分之聲、塤篪皆用樂器、金石聲、塤篪主用秋氣之盛、或取其聲大也、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攘牲以祓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殺氣用事、故其罪者無所赦宥、作行牛馬之實在野者王、作猶治也、行謂牧也、牧地、秋治牧地、牛馬之野者、當盡收入於宮、其實在於野者、官自取之、尹知章云、此王令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計策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朱長春云、巳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

也、隆、盛也、毋犯天之盛之氣、冬主閉藏、隆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朱長春云、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
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
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促也、趣道人薪蒦足
蓄積、澤生草曰浿、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
大通三月之蓄、大通其所蓄積、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
令、善也、不耕之害也、俗本耕誤芸、宜芸而不芸、百艸皆存、民
以僅存、朱長春云、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
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削、減也、零落、衰
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
害也、藏氣不堅、牛氣不弱、必死者、牛氣與上三者並序、故謂耒耜
當劒戟、穫渠當脇鞅、脇、鞅、盾屬、車輞可以當盾、左氏
之櫓、以甲、以盾也、蓑笠當掔櫓、字書不收掔、豬飼彥博云、掔疑當作杆、
械具戰械備矣、故耕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發行

書林

京都三条通松原ヲ
勝村治右衛門

大阪高麗橋壱丁目
河内屋喜兵衛

同南壹丁目
敦賀屋九兵衛

江戸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銀座三丁目
山城屋政吉

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二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浅草茅町
須原屋伊八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梓